

於是建壽碣自紀履歷年八十一而歿著有三角集

伊藤介亭夙喪父孝於母友于兄母性怖雷異響後每

雷無論晝夜匍匐往省焉

廣瀨才二家酷貧不舉火數焉嘗覽梅道人畫甚欲之

乃百方買之以示伊藤東涯東涯嘆賞不舍才二因推

與之或問其故曰夫有欲得之心則人我一也

廣瀨才二各麟不知何許人遊乎伊藤東涯之門而大悅老莊學家徒壁立糧絕油竭數矣而意泊如也

生涯潔居不畜妻妾友人來訪譚話移日客睹其畫不食惟問之才二荒尔笑曰糧盡矣友人愕曰然則

予且饋采幸見費官寄筠圃畫乃歸餽米才二他日見筠圃語以其事而得墨竹四紙乃用報友人得二

年之儲云

宮崎筠圃幼時母灸其背泣焉母曰痛乎曰否童子聞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稟性孱弱不攻則疾是所以泣也

宮寄筠圃名奇字子常尾張海西郡人幼齡從父母遷家平安受業伊藤東涯東涯凶又從蘭圃元文四年父死為服喪三年菜粥僅給而貧亦益甚其母長尾氏戒之曰窮當益堅遺命勿護筠圃於是益肆力

經史工詩及書畫尤以畫竹名得者珍之筠圃性益厚謙下不以行能加人無少長賢愚皆能禮之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必錄藏之母歿亦為三年喪世無美之安永甲午年五十八而死正二位大納言源信通

親製碑文賜之嗣子

若狹有農夫兄弟和睦恪勤稼穡克事父母弟出入城為人奴兄從容謂父曰兒也贅子弟則大人一塊肉蓋

使弟克家父以告弟弟曰凡屏弟立不祥也兄聞之謂曰予之不去事必無諧也乃亦出為人奴及父死兄弟相讓無繼家者邑宰以白府主府主感嗟賜兄以米而使承家又復其稅弟則資月俸許佩刀

兄稱宗四即弟稱儀公若狹大飯郡小濠村人其父稱與左衛門為入慈愛而無子一夕有婦人來宿明日將去出兒于懷泣謂曰妾遊諸國禮佛神每值身羸輒欲弃兒數焉而餌於豺狼惴惴焉是懼不敢也伏乞垂仁慈舉此兒與左衛門憫然許之於是夫妻相謂曰不幸無子而今得之是乃天之賜也名曰宗四即居八年舉

望月鹿門別為幕府侍醫以國手聞嘗出行睹乞兒

患痘還輒煎藥湯使人贈之又值優伶蝦藏疾日往診

之同僚或諫之鹿門曰醫之療人豈問貴賤且我之日往非觀伎也療其人也

尾張僧義寬住持知多郡觀音寺歲旱黎庶懇求不已乃作床於海心坐其上曰明日申時而來明日未後雷雨大興風怒濤湧眾恐其漂沒爭舟而行見端坐合掌如死狀眾感泣各自負米來謝義寬每人受唯一掬曰天應眾誠予何德庸之

井上仲八性孝順而強膂力母老不能行常負以行行止適其意

井上仲八世住尾張竹腰為人多力以擊劍知名嘗從君聘于京至近江磨鐵嶺積雪沒路仲八裸袒排之成徑數里乃得通與馬仲八嘗行見子母爭豈直入其室其子見之戰栗請草遂為願子家人執盜仲八擬又問曰為盜幾年曰夜來唯一之問鄉曰西鄙野人為父所逐無所得食仲八使之食拉之如某村屬村正許諾盜恐不敢逃事村正二年日夜極苦村正知其悔為請歸其父腰脫仲八杖刃起曰我未嘗一見其癸數曰腰已脫矣仲八杖刃起曰我未嘗一見所受辱客何為者醫見之驚走臨終屬弟子劍訣一通曰待岳成童授之岳多病自恐忝父不敢讀父書以儒頭

片山北海少年落莫朝夕殆不給而事親辛勤克奉其驩羊老家人以其老病請用帛易布被北海却之曰吾昔者養親不能使輕煖足於尊體今吾曷以是為因泣

數行下

片山北海名猷字孝秩越後新瀨人家世為農至於北海好學而僻區無師友之資年十八西如京師遊宇士新門士新歿而後生理銷乏父亦挈家來就北海備嘗苦辛左右奉之克底其後居大阪北海為人閑靖寡慾無與世競恒以雅澹自樂岸和田侯每有端聘則司大夜公館必用文儒供其應接於是

以客禮聘召北海北海亦悅觀光之美也應之受其廩給常與同元鳳葛子琴賴千秋尾藤志尹田子明篠安道結詩社以混沱為名諸子推北海為盟主當時呼曰七才子寬政二年年六十八歿美濃有永田佐吉者夙以長者稱年冥懷金自近江歸宵道於山中遇於群盜併金及衣皆推與之徐謂曰夜黑失道請導我于官路一人諾之乃問其居佐吉曰家在竹鼻曰佐吉君與曰然盜因歎曰陵暴長者不祥莫

大焉其翼來謝且釋金及衣而去

永田佐吉美濃羽粟郡竹鼻人幼喪父獨與母居常  
 詔及何母在不竭心事之則一且母亡其奈之何乃  
 務致孝養定省無怠平居立志利物所在橋梁皆以  
 石改作以備水患每出行途有遺粒則必收拾以食  
 於雪日飢鳥其巨細用心類如此於是人乃稱佛位  
 吉初佐吉幼齡如尾張為人於少時有餘力則聚沙習  
 字又就師受每有讀人或藝之諧諸主人主人即放之  
 佐吉歸家後每有讀人或藝之諧諸主人主人即放之  
 者感初不識其人也佐吉賣綿為產家貧無稱鐘乃  
 每賣買唯人所為而織毫不疑也人亦感其無我乃  
 忽欺誑賣者多與之買者少取之由是產業日廣遂  
 以發財母嘗驚餅佐吉請小之毋怪問其故曰人情  
 皆趨利我祈為餅若大於他則人必競集凶害於舊  
 餅師哉母稱善乃作餅小之而買者不絕也佐吉嘗  
 遊放諸州拜謁神佛逢病殆死乃默禱佛乞一見母  
 而死而得反常還家乃具語其事母曰是乃佛之靈  
 也汝盍鑄佛像以報洪恩於是佐吉乃命江都鑄工  
 造大銅佛使運船載來過遠江洋為風波所阻殆且

覆沒舟人因併佛及行李投之海中既而船長來謝  
 且語以其故佐吉悅曰善哉予聞遠江洋多覆沒之  
 患今佛而在此庶幾洪庇舟人乎是予固所望也又  
 命鑄一軀既又誓造石佛五百軀竟至于七百晚年  
 百尔行事聞于府主府主賞以米  
 若干斛寬政元年年八十九而死

三浦梅園先人之瑩在舍南數百步壯歲拜謁日三到

老日二以為常雖寒暑風雨不欠其數也

三浦梅園名晋字安貞一號學山又號洞仙豐後杵  
 築人父名義一業醫梅園幼穎敏從綾部綱齋而學  
 年十七如豐前中津遊藤貞一之門以俊才稱恒欲  
 窮天地造化之理思之不得至於忘寢食年三十始  
 知天地有條理乃謂曰天地唯是一氣物也氣外無  
 物物外無氣一條妙理貫徹宇宙玄界無際神化不  
 測也自是志益堅學弥進著玄語十餘萬言論陰陽  
 消長之度氣物融之道又著贅語盡其餘蘊自謂  
 二語未及性命之理乃作敢語以述先聖之道謂之  
 梅園三語嘗曰既有玄故謂之贅雖然既有天地玄

亦贊也。已矣。梅園自奉節儉，有贏必施，又釀米錢，數歲出貸，豐年入息，由是免飢寒者多矣。孝子順孫節婦忠奴，湮滅無聞者，梅園為稱揚顯之，或告之于官，使得褒賜，或募之鄉邑，以為救助，又自餽米鹽，日月相給，而使奉養無跌。閭閻子弟，有小善必褒焉，有小惡必誅焉，是以人皆憚其嚴懷，其惠感服之甚。至或合掌拜謝焉，嘗有十數村民，連合騷擾，將入城府，梅園要諸塗，解喻再三，事乃平。又神祝與寺僧訟，結黨相仇，縣吏不能制，梅園又居間解之，自是鄉邑爭訟多就取決。梅園風尚嘉遜，諸侯累辟皆辭，天明癸卯，杵策侯新立，召見梅園，待以家老之禮，自是每進見，輒諮政事，眷遇益優，寬政元年，年六十七，歿。梅園新為一家言，自稱條理學，旁能詩能書，所著三語之外，有詩轍寓意，梅園詩集二子，長黃鶴，字修齡，父歿之職，次玄龜，字大年。

永田東臯，溫醇恬曠，以書稱，人有請者，雖奴僕欣然，應之略無沮色，人以為長者。

永田東臯，名忠原，字俊平，別號觀鷺，京師人，師事服蘇門，蘇門者亦京師人，名天游，字伯和，家世業織造，蘇門以多病，故不服其業，以講說授徒，其為學也專務博洽，兼窺佛典，性好論駁，撰著頗多，年垂半百，以疾之故，編急日甚，遂以此沒焉。東臯因從江村北海而學，詩思清雅，最以書迹稱，門人以千數。東臯為人冲默，謙虛，口不言利，不減否人物，恒崇信觀音，嘗公手寫金剛經，朝夕讀誦，以祭祀之，與僧六如締交，方外交六如，嘗稱曰：平安第一等人物，寬政壬子，年五十五而歿，著有觀鷺堂詩集，儒林姓名錄等書。

伊藤茂臣，業醫，有孝子病者，垂淚藥救之，又見其貧，厚施與焉，常謂子弟曰：醫之治人，豈問賢否親疎，然其於吉人最當盡心。

伊藤茂臣，字子良，尾張人。

渡邊子觀，嘗誤穿師履，對履再拜，未憚，跪執加額久之。

渡邊子觀名恒出羽橫手人如江都學紀平洲三年鄉信報父病乃捧書號泣即日東裝臘月寒甚併日

小田切久藏通國稱其孝或見其意色不樂問之曰扶家父浴老癯日甚乃法焉承臉

小田切又藏宋澤庶臣

佐伯子則嘗負三方金欲償之而不知其所之常懷金見人必問竟得其人與之

佐伯子則名孝思江都屋工也祖先有勞于柳川侯世受廩子則幼喪父母為祖母所育及長漸貧子則力儉供養祖母年八十病甚無子則側兒啼不食子則蓬髮垢面日夜抱負拊歌兒戲適其意所樂又之歿子則哀慕孺子泣弔者無不垂淚或許子則救人之急俄背之子則不復言陰貨宅與之其人後

聞之大驚還子則子則曰人失信于我我無如之何我失信于人豈得謂無如之何乎見其叩謝不已而後受業紀平洲年三十二歿

近世叢語卷之一終



月色新且喜三彭今可伏靜焚香炷守庚申古澗曰  
 旬則佳矣山僧有竹欄無朱欄何為妄說善齋曰偶  
 以朱欄譬竹欄何妨之有後經數日善齋及榮珍藏  
 一幅於古澗請贊稿成未淨寫示之善齋將翔架頭  
 局其詩曰高掛斯圖狡兔藏劍翎鉤爪勢將翔架頭  
 未下在縲絏鳥亦清溪公治長善齋曰先儒云縲黑  
 索也絏擊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今之所畫  
 碧絲條而非縲且又鷹有荷罪而以縲絏哉請改而  
 可也古澗面色驛然後久不復與言善齋由是遂出  
 寺從藤原惺窩林羅山而學及長博學多聞異端方  
 伎之書莫不該通從羅山赴駿府仕駿侯賴宣為儒  
 官從徙于紀著有膽餘雜錄子格菴名思達字守常  
 一號狂癡龔父職萬治庚子歿私謚曰文莊善齋門  
 人有李梅溪者名全直字衡正一號潛窩其父一怒  
 字真榮朝鮮慶尚道靈山人文祿之役年二十三為  
 我兵所掠來于紀伊生梅溪以教授為業博瞻強記  
 最精易潘主賴宣待以客禮給其衣食以寬永癸酉  
 歿年六十三是時梅溪尚少就永田善齋受業學  
 既成有寵於藩主嘗賜莊地於城北梅溪因以為號  
 後再於城南大浦賜之因又號江西天和壬戌歿年

六十

佐藤直方居江都嘗詣彥根侯邸語次從容謂其老臣  
 曰凡天下之事非生而知者是以各求師受業琢磨浸  
 灌以得其道今也有不據於古不學於師而裁制焉者  
 天下為憤不知其非矣諸君知之乎老臣請問之曰政  
 事也夫政之不善乃為黎民之害貽後世之憂也而人  
 皆取諸臆不知慎重猶為茶話也其可乎一時以為確  
 言

佐藤直方備後人年二十一如京師介永田養菴謁  
 山崎闇齋闇齋教弟子極嚴直方事之不惰遂能得  
 其真後徙居江都直方性高邁逸宕結齒玲瓏眼彩  
 射入有口才在諸侯坐肆辯懸河譬喻如涌一坐傾



聽平居自奉豐麗日飲醇酒快活脫元祿有威容直  
 方初年承父宦結城侯受俸五十口祿癸酉乞休  
 致明年甲戌廐橋侯延為師年百金乃處其邸者  
 二十餘年然以道不合遂辭之時年六十九嘗為  
 根侯賓師侯禮遇甚隆譬如下國會同直方皆固辭  
 不敢當唯至衆輻到廳事砌下一事不辭也乃云此  
 則敢不拜特命之辱乎老夫設法太簡嘗言吾為逐  
 直方不設儀矩師弟之際禮法有顛覆言吾為逐  
 者講說書籍此為友生但從遊日久則呼以汝此  
 輩亦竟居弟子班耳今之學者多不信其師獨師自  
 尊大其妄可笑享保己亥年七十而致著四書便講  
 講學鞭策錄大學全蒙釋言鬼神論集說排釋錄有  
 子名就

淺見網齋論談甚有理致嘗解志字曰雁腐為蛆蛆猶

北飛

淺見網齋名安正初名順良樓號望楠近江高島人  
 徙家京師父本豪富生子三人伯稱道儉仲為網齋

俱業醫術叔稱吉兵衛為賈人父欲使道徹網齋有  
 名一世於是破家產以見一時豪傑網齋風有大志  
 砥行植節社中無出其右者闡齋倡神道一時弟子  
 翕然風靡而堅守舊說不少變動者止網齋及佐藤  
 直方三宅尚齋數子耳網齋為入嚴毅有威望不求  
 聞達安于貧窶泊然無意於世其父甚惜焉晚年教  
 授錦小路生徒大進其說書也低聲說出音調朗  
 一坐肅然屏氣聽無敢言者每出一章  
 說畢呼曰理會去否生徒皆首曰唯儀矩森嚴如  
 官府然網齋慨自喜不屑新委贊列侯故雖貧其  
 不敢祿仕足不踐東去門人三宅觀瀾出仕水戶以  
 為其志非行道即贈書絕之其著請獻遺言亦高  
 意云靖獻遺言上梨棗會父死乃數日先君常恨吾  
 不為世用今也遺言之書將播海內先君而見之其  
 喜必不細矣因泣數行下弟吉共備為入悞無斷雖  
 承家業而營治勤劇網齋焉賴繼母居弟宅老病網  
 齋每宵往省之自視衣褲薄厚節時其飲食將護達  
 曉而痛以終母身一日無急路間市肆皆識網齋面  
 大稱其孝正德元年年六十而歿無子以兄道儉子

性諸說氏族辨正忠士筆記發義內外說等書十餘種

或問梨木三位曰神道亦臨終有密付否三位附耳低聲曰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梨木三位名祐之京師下如茂廟令受業山寄關齋

五井持軒曰天下無無有之盡乃無也或曰水盤中元無子承經久乃生是非無生有乎持軒曰不然即盤無水經百歲不生子承承自水生焉得為無生有也

三宅尚齋在江都與諸子遊隅田川弟子多田維則偶來或謂曰子是不速之客維則應之曰敬之終吉

三宅尚齋名重岡字丹治播磨人父重直為人後冒平手氏尚齋幼時從其氏祝髮學醫術父命之也年十六喪父十九入山寄關齋門專攻儒學於是禮髮祿中常憲大君臨藩邸命尚齋講論語乃有衣服賜尚齋就官忠直務盡其誠居十年以言不行移疾乞致仕不允猶數乞不止以是得罪寶永丁亥幽囚于忍友人三輪執齋細井廣澤等憫之為請宥而不能得越三年會赦而赦尚齋氣象雄豪其在獄也忍侯嘗遣人察之尚齋即作詩示之曰富貴壽夭不仁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十餘年學何事笑坐獄中鐵石心尚齋去忍講業于京師播紳列侯從遊甚多土佐侯請為師乃招來江都居僅半暮其老山內矩重死此人尚齋之知己也於是辭歸京晚年復來江都